



东野圭吾

从前我死去的家

心 か し 僕 が 死 ん だ 家

从前我死去的家

む か し 僕 が 死 ん だ 家

〔日〕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前我死去的家 / [日] 东野圭吾著; 李盈春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3.7

(东野圭吾作品)

ISBN 978-7-5442-6506-5

I. ①从… II. ①东…②李… III. ①长篇小说—日

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5477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30-2011-125

MUKASHI BOKU GA SHINDA IE

© Keigo Higashino 1997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从前我死去的家

[日] 东野圭吾 著

李盈春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刘恩凡

特邀编辑 华 艳

装帧设计 金山 宋 璐

内文制作 王春雪

印 刷 大厂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毫米×1270毫米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50千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6506-5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未经书面许可, 不得转载、复制、翻印, 违者必究。

序 幕

陪伴我度过童年时代的那栋老屋要拆的消息，是在一个月前，过去曾是我父亲的人写信告诉我的。这当然是他和我过去的母亲商量后的决定。他们几年前就搬离了那栋老屋，如今在临近海滨的公寓里过着悠闲的生活，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安度晚年。

信上不仅写明了老屋拆除的日期，还具体到动工的大致时间。想必他们期待我在这一天的这一时间前回到那栋老屋吧。

只是我要辜负他们的期待了。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不想和他们见面，再怎么讲，他们也曾是我的父母，拒绝他们是说不过去的。我只是害怕，怕那栋老屋里会存在一些超乎我想象的回忆。

拆除老屋的当天，我窝在自己的公寓里，听音乐看书打发时间。我没有出门，因为我谁都不想见。

然而尽管我摆出听音乐看书的样子，脑海里想的却全是那栋老屋。我从前复习迎考时待过的房间，全家围着暖炉看电视的客厅，为了知道晚上吃什么连书包都来不及放就去偷看的厨房，还有壁

橱、窄廊和光线昏暗的储藏室。

眼前仿佛浮现出那栋老屋被拆毁时的景象：墙壁被砸碎，地板被拆除，柱子也被折断。柱子上或许还挂着那只一周会误差五分钟的老旧壁钟，墙上可能还贴着那幅印有报社名字的好几年前的挂历。而窄廊上，想必也依然留有那块直径约三厘米的焦痕吧。那是我念小学时用放大镜烤的，当时被父亲一顿好骂，吼得我耳膜都差点震破。

诸如此类的胡思乱想在我脑海中来了又去，最后，记忆里的
那些画面渐渐模糊，只剩下变成深褐色的记忆碎片。

说到房屋，还有另一栋我无法忘怀的屋子。

与我幼时居住的那栋纯日式房子不同，那是栋富有异国情调
的白色小屋，静静地伫立在人迹罕至的山中。

一想起那栋小屋，我至今仍忍不住全身发抖。难以言喻的恐
惧压迫得我胸口作痛。一个人睡在床上时，简直恨不得用毛毯蒙
住头。

但另一方面，也有类似怀念的情绪涌上心头，甚至仿佛有某
种事物在呼唤着我。

不过我决不会再前往那里。我很清楚，为了我自己着想，还
是彻底死了这条心吧。

我曾和一个女人一同去过那栋白屋，目的是寻找某样东西。
其实我和她都不知道要找的是什麼，只是一种在那里可能会有所
收获的朦胧期待，促使我们踏上了那段旅程。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是对是错。

那是两年前的事情。

第一章

1

我在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切的开始。

一听声音我便辨出了对方是谁。那带着几分稚气的独特嗓音，让我内心一阵激荡。但我还是刻意用例行的口气问：“请问您是哪位？”本来是想在她面前逞点强，话一出口我就后悔了，这样做未免太无聊。

“噢，我是中野。”她报的不是原来的姓氏，而是结婚后改的夫姓。看来她也在以她特有的方式逞强。

“中野？”我继续装作想不起来的样子。

“啊，不好意思。我是仓桥，仓桥沙也加。”

“是你啊！”我一副终于反应过来的口气，演技拙劣。

“前几天的聚会上多承你关照了。”说完，她陷入了沉默，仿佛不知道如何接口。这也难怪，“前几天的聚会上多承你关照

了”——这句寒暄本身就与事实相去甚远。

我对着话筒轻笑了一声。“话说回来，那天我们几乎没怎么聊过呢。”

“是啊。”沙也加似乎也放松了不少，“你只顾着和男同学说话，都不来我这边。”

“你还不是不一样，一直在躲着我。”

“没那回事。”

“是吗？”

“是啊。”

“呵……”我拈起桌上的自动铅笔，咔嚓咔嚓地按出笔芯。难堪的沉默持续了几秒。“算了。”我说，“那你今天打电话过来是为了什么事呢？纯粹的闲聊？”

“才不是。”话筒里传来沙也加的呼吸声，虽然很轻微，但我还是察觉到她的气息有些紊乱。她下定决心似的开口道：“我有事要和你见面，你有时间吗？”

我有些惊讶，没想到她会主动提出见面。望着铅笔芯，我问道：“什么事？”

她顿了一下，回答：“在电话里说不清楚。”

耳朵贴着听筒，我不禁开始浮想联翩。脑海里涌现出若干好似三流言情小说的故事情节，但我实在不相信沙也加会为那种事打电话找我。不过我还是问了一句：“这件事和我们俩有关系吗？”

“和你没关系。”她立即否定，“是我自己的问题。不过我希望跟你谈谈，还要请你帮个忙。”不等我回答，她又抢先说道，“你

是我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我内心涌起强烈的好奇心，但还是按捺着继续问道：“这件事你丈夫知道吗？”

“他现在不在。”

“不在？”

“他去美国出差了。”

“这样啊。”我用食指将铅笔芯推了回去。

“不过你别误会，”她的呼吸又有些紊乱，“即使他在也无济于事。”

我沉默了，完全摸不着头脑。但从她的口气里，我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看来需要谨慎对待。

“你还是再好好想想吧。”我舔了舔嘴唇，“其实还有比我更合适的人选，不是吗？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现在见面非常危险，你明白吗？”

“我明白。我是深思熟虑后才拜托你的。”

“可是……”

“求你了！”她艰难地说。我仿佛看到了她固执的模样：眼睛定定地望着远方，眼圈也泛红了。

我叹了口气，略显生硬地说：“明天下午我有空。”

“谢谢。”她回答。

从高二到大四这六年时间里，我和沙也加是一对恋人。不过我们之间并没有炽热的情话，也没有特别浪漫的回忆。不知不觉中，就已交往六年了。

为我们的关系画上句号的，是沙也加。

“对不起，我喜欢上别人了。”

她没有说出“我们分手吧”，只是沉默地垂下视线。但一切已尽在不言中了。我们曾经约定过，彼此不束缚对方，不向对方撒娇，想结束关系就坦白挑明。所以我虽然恋恋不舍，却也无法开口挽留。

“我知道了。”面对低头不语的她，我只回了这一句。此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重逢是在七年后的初夏，在新宿举办的高二同学会上。不可否认，我选择出席有期待见到沙也加的因素。

在会场上，我一边和长了岁数的同学们谈笑风生，一边用眼角余光寻觅她的身影。正如我期待的那样，她也来了。过去我们交往时她那纤瘦的身材，如今已有了几分女性的圆润，化妆技巧也高明了许多，成功塑造出沉稳的气质。但不经意一瞥间，我发现她依然透着少女般的危险气息，与和我交往时一般无二。确认了这一点，我终于略感安心。因为这才是沙也加的本质，失去这种特质的沙也加是无法想象的。她与人群稍稍拉开距离，保持着自己的独立领域，警惕的眼神不动声色地扫视着四周。

我感觉到她向我投来了目光。如果我当时迎上她的视线，也许我们就会攀谈起来。但我假装没注意。

同学会的气氛渐渐热烈起来，大家开始轮流发言。轮到沙也加时，我低下头，望着手上兑了水的酒杯。

四年前结了婚，现在是全职太太，这就是沙也加的近况。丈夫在贸易公司上班，很少在家——这种事情司空见惯，以前根本无法想象从她口中会听到如此平凡的话题。

“有孩子吗？”以前当过班委的女生问，这也是照例要问的问题。我喝了一口兑水后稀释的酒。

“嗯……有一个。”

“男孩吗？”

“不，是女孩。”

“几岁了？”

“快三岁了。”

“那正是最可爱的时候呢！”

对于前班委的话，沙也加没有立刻搭腔，停了片刻后，才以比刚才更轻的声音回应道：“嗯，是啊。”我不由得抬头看了她一眼，因为感觉到她的声音里隐藏着很深的痛苦。但除我之外，谁也没有发现她那轻微的不自然，下一位同学紧接着开始了发言。

沙也加取出手帕，轻按在额头上，仿佛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表情。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她的脸色看起来很苍白。我又凝视了她片刻，她似乎感受到了我的视线，转头望向我。这是我们那天第一次目光交会。

但只对视了片刻，我就低下了头。

结果我和沙也加始终未交一言。回到家解开领带时，我忍不住问自己：跑这一趟究竟是为了什么？同时我也有种预感，今后恐怕再也见不到沙也加了。

但一个星期后的今天，她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们约定见面的地点，是新宿一家酒店的咖啡厅。四点五十分，我在服务生引领下入了座，沙也加还没来。我点了杯咖啡，环视

着不算宽敞的大厅，心里嘲笑着自己。比约定的时间整整早到了十分钟，我到底在期待什么呢？即将出现在这里的，已经不是那个女大学生沙也加了，她早已成为一个贸易公司职员的老太太。

内心另一个声音又在反驳：不，我并没有抱任何期待，只是听到她沉重的声音，来替她排解心事而已。她不是也说过，我是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了。

原来的声音立刻反唇相讥：这话好像让你很飘飘然，在心里反复回味嘛。连对丈夫都不能说的话，却愿意告诉我；即使已经嫁为人妇，内心依然爱着我——你不就是这样期待的吗？快死心吧！做这种无聊的梦，只会落得自讨没趣。

我根本没想那种事，我只是——

四点五十五分，沙也加出现了。

看到我，她胸口不易察觉地起伏了一下，然后走了过来。她身穿清新的浅绿色套装，内搭一件白衬衫，裙子短得让人感觉她才二十三四岁。剪的短发也很适合她，随便拍张照片就可以直接上主妇杂志封面。

“我还以为是我先到呢。”她站在餐桌旁说道，脸上泛起一丝红晕。

“我前面的事情提前结束，就先过来了。你别站在那儿，坐呀。”

她点了点头，在我对面落座，向经过的服务生点了一杯奶茶。我喝咖啡，她喝奶茶，一如当初。

“你家住在这附近？”她望着餐桌问，不时偷眼觑我。

“不是，搭电车过来要换两趟车。不过也不算很远。”

“那为什么要约在这里见面？”她转了转眼珠，打量了一下

大厅。

“我只是想找个我们俩住处中间的地点，不过还是离我更近一些啊。你现在是住在等等力吧？”

听我这样一说，她不禁微微瞪大眼睛，应该是对我知道她的住处感到意外。其实这是前几天她在同学会上说的，我听后便记在了心里。这时她似乎也想起了这件事，唇边露出一抹微笑。

“我还以为我讲话的时候你没听呢。”

“那我讲的话你没听吗？”

“听了，你好像正在积极打拼啊。”

说到这里，沙也加点的奶茶送过来了。等她喝了一口，我问道：“我家的电话号码你是从哪儿打听来的？”

“是工藤告诉我的。”

“我猜就是。”

工藤是同学会的组织者，那家伙从前就很热心，一到节日盛会更是活跃。他也知道我和沙也加过去交往过，这回沙也加找他要我的电话，难免会让他浮想联翩。这一点沙也加不可能想不到，但她依然不管不顾，看来果然有很要紧的事情。

我从钱包里拿出一张名片，放到她面前。

“你住在练马区？”她端详着名片问。

“因为我想离大学近一点嘛。”我任职的大学位于丰岛区。

“理学院物理系第七讲座^①……和那时候一模一样呢。”

“唯一的长进就是多了个助教的头衔。”我自嘲地哼了一声。

^①讲座是日本大学院系的构成单位，致力专门领域的研究，类似于专业。

“很快就会变成副教授吧？”

“还早得很呢。”

沙也加凝视了一会儿我的名片，舔了舔嘴唇，抬起头。

“没有其他的名片吗？”

“其他？没有了。这是什么意思？”

“该怎么说呢，文字工作……是这样讲吧？那天同学会上我听人说，你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哦，”我点点头，啜了口有点变凉的咖啡，“那是打零工来着，连副业都算不上。”

“可是都在杂志上连载了啊！”

“不过是三流科学杂志啦，而且也不是每期都有，只有遇到合适题材的时候，编辑部才会跟我约稿。”

那是一本由报社发行的月刊杂志，其中有个栏目叫“科学家看社会现象”，内容是请被人们广泛认为疏于世事的科学家针对社会热点问题，从科学的角度发表看法。杂志的总编辑和我们那儿的副教授很熟，本来是向他约稿的，但那位副教授说不想写这种无聊的文章惹人笑话，就推给了我这个直接下属。我记得第一期的标题是“关于职业棒球的选秀制度”，之后共有七期刊登了我的文章。

“不瞒你说，一听说上面刊登了你的文章，我马上去图书馆找那本杂志，不过没找齐，只拜读了其中三期。”

“是吗？怪难为情的，我的文笔很糟，让你见笑了。”想起沙也加过去念的是文学系，我便这么说道。

她摇了摇头，“写得很精彩，而且主题也饶有趣味。”

“那就好，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读者的感想。”我又喝了一口咖啡，望着她的脸问，“对了，你找我有什么事？”

沙也加做了个深呼吸，似乎在最后确认自己的决定，而后拿起旁边的提包，从里面取出一个茶色信封。她把信封往掌心一倒，掉出一根黄铜色的金属棒和一张折叠起来的纸。她把这两样东西放到我面前。原来那看似金属棒的东西是把黄铜钥匙，手握的部分是个狮子头像。我展开那张纸，是一幅黑墨水画的简单地图。

我抬起头：“这个是……”

沙也加缓缓开口：“我父亲的遗物。”

“你父亲过世了？”

“去年这时候走的，死因是心肌梗塞。”

“是吗……”我并无特别的感慨，毕竟我和她父亲从未会面。

我握了下黄铜钥匙，沉甸甸的。那张手绘地图看似是通往某处的路线图，图上唯一标注了地名的，是右下方一个不起眼的车站。

车站名为“松原湖站”，印象中这是长野小诸那一带的车站。“那么，这些东西怎么了？”我问。

“我希望你去一趟地图上画的这个地方，”她说，“和我一起。”

我错愕地瞪大双眼。“我？和你？为什么？”

沙也加伸出右手，从我手中拿过黄铜钥匙。她的指尖碰触到了我的掌心，雪白细长的手指异常冰凉。

“我至今都对父亲生前的行踪无法释怀。”她静静地开口道，“父亲爱好钓鱼，假日时常一个人出门，但有时又会发生很奇怪的事情，比如出门的前一天什么准备都没做，没买鱼饵，钓具也不齐，这种情况岂不是铁定会空手而归吗？不只如此，回来后连鱼竿也

不整理，平常他可是绝对不会忘记的呢。”

“你认为他是借钓鱼的名义去了别的地方？”

“我只能这么想了。”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吗？”

“嗯……两三个月一次吧。当然我去上学或上班的时候是不得而知的。”

“关于这件事你问过他没有？”

“问过一次。我问：‘爸爸，你真的是去钓鱼吗？’他回答：‘当然是真的，这还用问吗？不要因为我没钓到就嘲笑我哦。’虽然没挨骂，但他的口气明显不太高兴。我确信他是在说谎，不过当时我以为他是出去和女人幽会了。我母亲已经过世好几年了，他有了意中人也不稀奇。”

“你的推测很合理啊。”我两肘支在餐桌上说。

“想到去世的母亲，我心里有些失落，但也有点期待，也许过些日子他就会把那个女人介绍给我。”她浅浅一笑，旋又恢复严肃的表情，“可是直到父亲撒手人寰，那样的女人也没出现，证明我的猜测是错的。到最后我也不知道父亲究竟去了哪里，一年时光就这样过去了。但最近我找到了这把钥匙和地图，是在父亲去钓鱼时背的背包里发现的。”

“这样啊。”我重又看了眼地图，抬起头，和她四目相对，“你猜想你父亲是去了这张地图上标示的地方？”

沙也加点点头。

“然后你想弄明白那里究竟有什么，是吗？”

沙也加再度点头。

我伸手去拿咖啡杯，想起咖啡已经喝光，于是作罢。

“那你一个人去不就行了嘛，我就没必要跟着去了吧？”

“那个地方我很陌生，一个人去心里不安。”

“那就约上别人一起去啰？”

“这种事我没法拜托别人啊，而且我也没有可以一起出门旅行的朋友。”沙也加垂着头，两手攀在椅子上，前后晃荡着身体，这孩子气的动作和过去一模一样。

“我不太懂哎。”我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想探索父亲的小秘密罢了，没必要这么着急啊。等你丈夫回来，让他开车载你过去，就当一起出门兜个风不好吗？你们还有女儿，一家三口——”说到这里我戛然而止，因为她突然抬起头，目光严峻地望着我。我有点惊慌失措地问：“怎么啦？”

沙也加眨了眨眼睛，慢慢垂下视线。看得出她是为了忍住泪水才眨眼的，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她会在这种场合忍不住想落泪。

看到她又一次低下头去，我也暂时缄口不语。我想等她打破沉默。

这其中一定有隐情。纵使对父亲生前的行踪抱有疑问，她也不可能只为这点小事便向前男友求助。然而待她道出缘由后该如何处理，我却还拿不定主意。我在心里告诫自己，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我已经洞察到自己的弱点，就是内心深处怀有莫名的期待，或许和沙也加会再续前缘。

沙也加微微抬起头，眼圈并没有红。她似乎在为某事犹豫不决，一直望着远方出神，但旋又注意到了什么，缓缓收回目光。我顺着她的视线望过去，她是在看一对正走进咖啡厅的年轻情侣。个

子娇小的女孩穿着短到露出大腿根的裙裤，上身是件袖口宽松飘逸的T恤；高大的男孩则是 polo 衫搭牛仔裤，两人的皮肤都晒得很黑。

沙也加望着他们，嘴角露出微笑：“跟以前的你真像，衬衫袖子里露出的手腕黑黝黝的。”

“是啊。”学生时代我参加过田径比赛，项目是短跑和跳远。

她转过脸直视着我，“你还记得高中时候的事情吗？”

“当然记得啦。”

“我也是。”说着，她看了看我的胸口，又将目光移向我的脸。“那初中时候的事情呢？还记得吗？”

“有的记得，不过很多都忘了。”

“小学呢？”

“那么早的事情，早忘得差不多了，连同伴的长相都想不起来了。”

“但还是有印象的吧？比如郊游啊、运动会啊什么的。”

“运动会我记得很清楚呢，尤其是赛跑，最后没拿到第一。”

“真的吗？那还挺意外的。”她笑了笑，又问，“那之前的事情呢？”

“之前？”

“就是上小学之前，你有记忆吗？”

“你这可问倒我了。”我交抱双臂说，“有一些模糊的记忆碎片，像是跟附近的小孩玩呀、被爸爸骂呀，不过具体的细节都记不真切了。”

“可是，”沙也加说，“大概的印象还是有的吧？比如住在什么